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 
第八十九回 陳麗卿力斬鐵背狼 祝永清智敗艾葉豹

卻說麗卿得了那甲，為何穿不得？原來那副甲長出頭二寸，背面兩扇卷雲披風，長過裙子，直拖著地。眾人道：「可惜忒長。」麗卿道：「取那副來看。」樂廷芳道：「兩副都一樣尺寸。」麗卿道：「這卻怎處？」希真笑道：「這也不難。你今年□九歲，身子還要長添哩，再過幾年便穿得。」麗卿道：「卻如何等待得，我想可以改得。」便喚了甲匠來看。那甲匠道：「攔腰處獅蠻帶下有接縫，抽短來不妨，只是改掉可惜。」麗卿道：「你休管他可惜，只要改得看不出，仍舊要堅固，又要快。改得好，從重賞你。倘改壞了我的，要你兩條腿回話。」甲匠道：「姑娘放心，小人用心做便了。」當廳領了那一副甲去。麗卿吩咐遲大娘把這一副收好了，穿了衣服，拜謝了永清。自此樂廷芳、祝萬年都歸了猿臂寨，權坐客位，每日辦酒筵慶賀。希真問起樂廷玉的消息，樂廷芳道：「家兄因那年祝家莊兵敗之後，落荒逃到小將處，一同到泰安府求發官兵報仇。巨耐那知府賀剛，畏懼不肯發兵。家兄屢要自盡，經小將再三哭勸，就在小將署內住了，悔得大病了一場。過得幾年，小將罷職閒居。家兄見小將家業蕭條，自去奔更生山鎮上，開了個酒肉飯店，不時有信來往，也說不甚賺錢。梁山泊那廝，當年只道家兄已死，也不來根尋。家兄恐被他識得，改換了姓名，別人也不得知，只有他幾個徒弟，如永清、萬年二位賢弟便曉得。」希真感歎不已，說道：「他這般情況，何如也到這裡來，賢婿與尊舅那位肯去走遭？」廷芳道：「不勞主帥耽憂，小將來時，曾途遇他的徒弟傅玉，小將備細寫了一封信去。他若得知與祝家莊報仇，又知小將與二位賢弟在此，必然肯來。」希真與眾人聽罷大喜。萬年、永清齊聲道：「得師父、師伯來此相助，破梁山報仇有日了。」麗卿道：「這兩日秋高氣爽，正好用兵。再落下去，天寒冰凍，動手不得。奴看眾兒郎近來陣勢技藝，也都純熟了。乘此際會，便起兵去剿滅了梁山泊那伙男女，不但報了冤仇，也教官家識得爹爹是個好人。」希真道：「你不省得大事，休要多說。」

不日，差往梁山去的細作回來，報稱：「梁山泊將兗州府、飛虎寨兩處都打破了。知府被殺，飛虎寨總管真茂戰死。城池地方都被梁山奪了去也。」希真大驚。數日間，東京細作也回，報稱：「朝廷因宋江屢次攻打城池，天子震怒，特命種師道為山東安撫使，起兵征討梁山。」希真大喜，因對眾人道：「梁山泊勢欲浩大，他招致我們不得，必來攻打。這廝又併吞了兗州，運糧甚便，若由青雲山進兵我，勢甚利害。我這裡兵微將寡，糧草又不敷，如何抵敵。青雲山正當衝衢咽喉，□險峻。他若當做門戶，進戰退守，我等只好束手待斃。我的意見，乘種師道起兵，梁山泊照應西路官兵，天與我這機會，切不可失，可速去奪了他那青雲山，先占了要害。南臨蘆川，北據虎門，這裡四週圍有肥田數千頃，就招撫流民耕種，梁山泊來攻時，我也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。老種經略相公三代名將，用兵如神，決能勝得宋江。我就到他軍前首先投誠，助他來攻梁山，求他在天子前為我等開罪，那時也不怕高俅、童貫怎的奈何我們。此議如何？」眾將都道：「主帥高見極是。」劉慧娘道：「甥女每於夜色清明之天，登山頂觀看天象，見青雲山東南方，有白光浮起，下面必有銀礦，估來約有數百萬之數。若剿了青雲山，此礦亦好開作軍餉用。」希真道：「如此恰好。便是青雲山的錢糧，也甚富足。只是那廝兵馬強壯。有一萬多人把守，急不易取。那位肯守山寨，老夫須自去走遭。」只見永清立起身道：「割雞焉用牛刀。小婿不才，蒙泰山這般愛憐，尚肯委用，願提二千入馬，代泰山一行。管取了青雲山，雙手獻上，以作進見之禮。只是便得了青雲山，那魏河以北，張家道口，離得蘆川又遠，都是平原曠野，散漫無收，梁山泊大眾擁來，我兵少仍難把守。」希真大喜道：「賢婿肯去，吾甚放心。至於把守之說，我另有妙法。」麗卿道：「既是兄弟去時。孩兒願同往。」樂廷芳道：「聞得狄雷那廝，使兩柄赤銅錘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不可輕敵。」麗卿叫道：「他也不過是個人，你們都好去，單是奴家怕什麼萬夫不當！我便活捉了這萬夫不當來，捉不得也割了他的頭與你看。我偏要去！」永清道：「姊姊同去最好，只是要依著將令，不可混出主意。」希真道：「我也為此放心不得。你既要去，諸事都要聽兄弟的號令，不可托阿姊身分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不怕碎煩，吩咐多次了。兵權在他手，那有顛倒做之理！他要我怎地便怎地，如何？」眾人皆大笑。

當日議定了，永清領兵，請樂廷芳、祝萬年、真祥麟、陳麗卿四位英雄同往。挑選了吉日，已是九月盡□月初的天氣，衰草風高，霜華日暖，點了二千兵馬，往青雲山進發。那甲匠已將那副甲改好呈上，麗卿看了甚喜，重賞了甲匠。希真把了上馬杯，送了他們起程，自己回寨。永清離山二□裏紮下營寨，商議戰事，樂廷芳要為先鋒。麗卿道：「這先鋒原是我的，你如何敢奪！」廷芳道：「姑娘雖是英雄，卻不識陣上的利害。」麗卿道：「什麼利害，只有你上過陣！」廷芳冷笑道：「姑娘既了得，為何敗在高封手裡？」麗卿大怒道：「高封只不過是妖法，並非人力，何足為憑，這也不是我短處。你如今敢和我並個輪贏麼？」廷芳道：「便與你比試。那個怯懼你，」麗卿越怒，便去遲大娘手裡掣過梨花槍來。永清忙喝住道：「姊姊休亂弄！師父不可與他一般見識。此刻未到敵境，自己先這般亂，如何領眾。我今不必用先鋒，自有個道理。」麗卿道：「先鋒不先鋒且擱起，你師父笑得我高封都敵不過，他不曾遇著高封的妖法，只就本身上滅人。如今高封已死，不必說。我且同他分個上下，贏了他，先鋒不做，打甚緊！」永清離了坐位道：「泰山怎地吩咐來？姊姊既這般不伏氣，小弟情願告退，請泰山自己親來。」麗卿怒氣未息，一雙星眼只瞋著樂廷芳。廷芳低了頭不做聲。真祥麟、祝萬年都來相勸，仍請永清升座。永清道：「我等把兵馬分做三隊：師父領了左隊，真將軍領了右隊。」二將領了號令。永清道：「請姊姊幫我護持中軍，哥哥也一同在此。」萬年領命，麗卿只不做聲。

少刻退帳，三人都到後帳坐下，麗卿告永清道：「奴家要請枝令箭回山寨去了。」永清上前陪話道：「姊姊息怒，小弟有話奉告。」麗卿道：「你有甚話，你只幫護你的師父，我是無用之人，放了奴家回去罷。」一面說眼泡裡滾下淚來，把臉回了轉去，只顧刺劍靶上的絲繚。永清只得陪著笑臉道：「望姊姊觀小弟之面，饒恕則個。他不合是我的師父，教我沒法奈何他。」萬年在旁邊道：「樂廷芳雖是我們師父，他武藝又不見高。莫說妹子，便是我等，他也及不來。」永清道：「可不是哩，小弟們不過一日為師，故意讓些些。」麗卿也明知是哄他，只好將就罷休，心裡總不如意。當夜永清與萬年商量，待兩脚睡了，請了樂廷芳來，把這事告訴了，因說道：「他是主帥的小姐，老子愛同珍寶，不爭我們去得罪他，理正殺，也是我們的錯。明日出陣時，只好屈師父如此如此，哄他歡喜，便了。」那樂廷芳也是懊悔，點頭應允了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日，樂廷芳見麗卿說道：「夜來小將言語冒犯，幸勿芥蒂。」麗卿道：「是奴家不識好歹。」永清大笑。忽探馬來報曰：「青雲山差鐵背狼崔豪，焚掠王家村，百姓都四散逃命。」永清便集眾人商議。真祥麟獻計道：「那廝既出外打劫，山寨必然空虛，我等就速發兵攻打他的巢穴，馬到可破。那廝聞風轉來，我等反客作主，必獲大勝。」永清道：「將軍之計雖妙，此處卻用不得。那廝去打劫，必不肯全伙都下山。我泰山以仁義為重，只要除暴安良，百姓遭殃，豈可不去救。乘那廝得意之際不防備，就去敗他一仗，奪了財物還百姓，顯得我們山上的恩德。激怒了那廝，教他來廝殺。只是崔豪那廝了得，非勇猛上將，必不濟事，那位肯去當先，便算頭功。」說罷，看那麗卿，只見麗卿看著別處不做聲。樂廷芳道：「老夫願往。」永清道：「師父雖然英雄，恐非崔豪敵手。」廷芳道：「輸了，甘當軍令。」永清道：「雖則如此，我卻不放心，煩真將軍也帶一枝人馬，半路上接應，我在此盼望捷音。這裡便是青雲山上一齊來，我同卿姊姊在此，也不怕他。」二將領令，各帶兵去了。永清與萬年請麗卿飲酒，共守營寨。

次日報入寨來道：「崔豪那廝正劫了村坊，待要回山。樂將軍邀擊過去，殺敗了他一陣，子女牛馬，盡皆奪還百姓。二位將軍回營來也。」永清大喜，出營迎接。獻上首級無數，當時犒賞三軍。廷芳道：「崔豪那廝好了得，我幾幾乎戰他不過，幸虧真將軍來救，方才殺退了他。」真祥麟道：「可惜姑娘不去，不然總擒了那廝來。」麗卿只不開顏，心中暗自冷笑道：「我又不是三歲孩子，這般哄我。你們只管去立功，干我屁事。我只得著玉山郎的面皮，不然早回山寨去了。」永清見麗卿全不做聲，心中不悅。眾將都心中不安。

當日拔寨進兵，直扣青雲山下鶴鵲渡紮寨。晚上設筵慶賀，樂廷芳來辭席，稱說有病。永清驚道：「怎地兩個人都這般執拗。」

」便教萬年去看來。萬年到廷芳營裡，只見那樂廷芳仰臥在胡牀上，朝天吁氣。萬年道：「師父何故如此？當真有病麼？」廷芳歎道：「我半世落魄，今遇陳道子，只道有出頭日子，不合自己粗鹵，得罪了這位公主娘娘。依你們夜來的話，特地放走崔豪，不敢貪功，看來也勾不轉。大丈夫何至受女孩兒的悶氣，我意欲投別處去。」萬年道：「師父豈值與小孩子一般見識，他不肯出戰，？他則甚。」樂廷芳道：「非也。他是主帥的愛女，我強殺是他老子帳下的人。如今惹了他，便他老子待我好，我也沒趣。」萬年道：「師父且慢，待弟子再見兄弟說開，那丫頭如再執拗，便歸去告他父親。他父親再偏護，我們大家走。」萬年遂去對永清說了，永清道：「我自有調處，你須依我如此，真祥麟我已吩咐過了。」萬年領諾。

卻說那崔豪收拾敗兵奔回青雲山，告訴狄雷道：「兄弟打王家村，正得了彩。不意攔腰殺出一路兵馬，為首一將，騎一匹劣馬，手用雙刀了得。兄弟吃他殺敗，把財帛油水都奪了轉去。一路打聽，知道是猿臂寨陳希真差來的什麼雙刀樂廷芳。」那艾葉豹子狄雷正端正要自己慶賀壽誕，辦酒演戲快活，聽得這陣拗口風，氣得三屍神炸，七竅生煙，大怒道：「我同你一般做大王，各自吃飯另開門，前日白勝兄弟吃他害了，我正要去報仇，只因不得公明哥哥的將令，權且耐著。你倒先來撩蜂撥刺，此仇如何不報！」便傳令教兄弟瘦面熊狄雲，並那餓大蟲姚順、鐵背狼崔豪，一齊點兵下山，請病關索楊雄、拼命三郎石秀二位頭領，代守山寨。原來宋江、吳用聞知陳希真占了猿臂寨，攻城劫獄，打殺白勝。吳用料得希真利害，狄雷不是對手，又聞得東京種師道起兵，特飛速差人止住狄雷，叫他且慢報仇，且待對付了種師道，然後親統大隊兵馬攻打猿臂寨。又恐怕希真先來攻青雲山，一叫楊雄、石秀就留在青雲山，助狄雷小心鎮守。當日狄雷請楊石二人守寨。正紛嚷間，忽報上來道：「猿臂寨兵馬已到山下鶴鵲渡紮營。」狄雷愈怒，當時點兵，如飛也似的下山，對面下營。崔豪上前聲喝道：「小弟敗兵之仇，如何耐得，願在前部。」狄雷准了。當叫崔豪挑戰，狄雷親出押陣。永清營內真祥麟出馬。戰了二□餘合，真祥麟敗了回去，兩下收兵。

真祥麟見永清請罪道：「小將委實敵崔豪不過。」永清大驚，便對麗卿道：「姊姊何不去見一陣。」麗卿笑道：「你的師父裝病，卻推我出去。我不與他爭能，只等你得了勝，一同歡喜回山。我去萬一也輸了，一發吃你師父笑。」永清道：「妹妹只不以公事為重。」麗卿道：「並非不以公事為重，奴家不因兄弟面上，竟回去了，誰耐煩在這裡。你們沒有我就不斷殺！」永清懊恨不已。天色已晚。次日，崔豪又來討戰。萬年道：「你們都怕，我去斬這匹夫。」當時提戟上馬，引兵出迎。永清等只聽得營外戰鼓齊鳴，好半歇，萬年敗了回來，搖頭道：「是利害，我又輸了。」永清大怒道：「備我的馬來。」當下裝束停當，叫道：「哥哥、姊姊看守著。」永清大開營門，一馬當先，列成陣勢，大叫：「崔豪出來見我！」崔豪大罵道：「你們這伙奴才，無故侵我疆界，快來納命！」永清大怒，一拍馬掄戟來鬥，五六□合不分勝負，永清勒馬回兵。

崔豪回營，狄雷見崔豪連日得勝，甚是歡喜，說道：「崔兄弟雖不曾斬將，也殺得他屁滾尿流。好笑那廝們這般不經殺，也來生事。」姚順道：「那廝莫非是用計？」狄雷道：「這算什麼計，明是不耐殺。明日我只須留崔豪兄弟在此把守，破他足矣，我便回寨去了。」姚順、狄雲都道：「崔將軍連日辛苦，明日我們替換去戰。」崔豪殺得性起，高叫道：「何勞二位費手，我一個就掃盡了他，大哥只顧回山吃壽酒快活。小弟破了他們，出口鳥氣，再來祝壽儘夠哩。」狄雷大喜，吩咐兄弟狄雲同崔豪把守山口，退了那廝就來，自己竟回山祝壽去了。次日崔豪教狄雲守寨，引了眾嘍囉，耀武揚威殺奔永清營來。

卻說永清回營，對麗卿道：「我戰了六七□合，絲毫不得便宜，那廝真個了得。」麗卿也是驚疑。永清次日早上對萬年道：「敵人這等利害，卿姊又與樂師父不睦，我們不如乘機退兵，請泰山自來，免得大敗。」萬年、真祥麟道：「我等也這般想。樂師父又要散火投別處去，乘此退兵，就勸他回山，主帥或有法兒留他。」麗卿聽了，心中也有些著急，暗想道：「真個如此？……只是樂廷芳那匹夫忒小覷我，奴家原想同他□口氣，爭來他們都要退兵，那匹夫萬一真個逼走了，他們說都是我攪了局，爹爹責罰起來，如何當得？拷打一頓，倒在其次；萬一自此以後，永不許我上陣斷殺，卻怎好？況他又是玉郎的師父，沒奈何，只有奴家下頭低，讓這匹夫一頭罷。但是怎樣轉灣過來？」想了半歇，便問道：「你們都說那鐵背狼崔豪了得，到底怎樣一個人？」眾人齊道：「那人穿一副鐵葉甲，騎一匹黑馬，頭頂烏油盔，臉如鍋底，使一支筆桿軍鐵槍，端的英雄。」麗卿私下對永清道：「你這人好呆，奴家又不真與樂廷芳尋事，只因他倚仗著師父身分，眼角裡沒人，不趁今日打下他頭來，日後還放得他哩。奴家都為著你們……」永清呵呵大笑道：「原來為此，姊姊真自高見，小弟卻再想不到。如今他已不敢強了，姊姊開豁了他罷。」麗卿對眾人道：「不是奴家拿捏，且耐樂廷芳小覷我，玉郎又不許奴家做先鋒，奴家一時氣不過，心就懶了。今我要會會那廝，只要樂廷芳押陣，奴家便出馬。倘能斬了那廝，便省得退兵。」永清心中甚喜，說道：「前日不敢屈妹妹做先鋒，一者不敢驅遣，二者礙著樂師父，姊姊恕罪。要樂師父押陣，敢怕他不肯。」便叫：「請樂將軍來。只是崔豪那廝了得，小弟兀自戰不過，恐姊姊也難取勝。」麗卿道：「勝得勝不得你且莫管，我總去便了。」

樂廷芳請到中軍，麗卿道：「玉郎有令，要奴家出馬戰崔豪。請樂師父押陣，照應奴家則個。」廷芳道：「姑娘上陣，小將應得奉陪。但是小將輸與那廝，尚不伏氣，意欲先戰幾個回合。倘再戰不過，望姑娘來幫。」麗卿道：「也好。」永清甚喜，商議定了。適值轅門外來報，崔豪又來搦戰。樂廷芳掛了雙刀上馬，搖旗吶喊殺出核心。崔豪見是他來，也格外當心，恐戰不過，便拍馬來迎。來來往往，戰了□五六合，廷芳虛幌一刀，敗下陣去。崔豪道：「這廝今日為何不濟，莫非有詐？」正要思量追趕，只見對面陣上戰鼓大振，紅旗開處，一員女將飛馬挺槍，電光價射到。崔家連忙接戰，不上三五合，那裡抵擋得住，大敗而回。麗卿驟馬追來，也防著他的暗算。那崔豪逃入陣裡去，那陣上亂箭齊發。麗卿捻著梨花槍，攔開箭雨，直追入陣裡去。樂廷芳望見大驚，忙叫鳴金。一片價的鑼響，那裡收得他住，衝開敵軍，直殺入陣裡去了。樂廷芳大叫：「阿也，我害了他！」忙叫起鼓，合陣兵馬一齊上前接應。廷芳掄雙刀當先，一面差人速報祝永清，吩咐眾軍道：「救不得小姐，休要回來。」正殺過去，只見敵軍陣裡大亂，那麗卿早已從西南角上殺出來，嘴邊咬著一顆人頭，殺得賊兵人仰馬翻。廷芳吃了一驚，方識得他的本領。麗卿將崔豪首級掛在鞍轡，與廷芳一同往前掩殺，賊兵大敗。

卻說永清聞報，說麗卿單騎陷陣，深恐有失，忙傳令盡起大營兵馬接應，只留祥麟帶中軍兵守寨。永清對萬年道：「倘卿姊已陷陣中，樂師父與他混戰，我們去救也無益。我和你速分兵兩路，抄他的營盤，卿姊的圍自解了。」萬年道：「正是。」二人分頭殺去劫營，正遇青雲山敗兵逃回。永清叫火器兵當先，槍炮如雷，往賊營裡轟擊。那邊萬年也放槍炮攻打。原來狄雲見猿臂寨兵馬屢敗，不甚備防，竟被永清、萬年殺入，奪了寨去。狄雲從亂軍中逃了性命。兩面夾攻，殺得青雲山的賊兵，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，剩了幾個好爹娘生下快腿的逃脫了。

祝永清、陳麗卿、樂廷芳、祝萬年四人，合兵一處，大獲全勝。真祥麟率眾來迎，掌得勝鼓回營。眾英雄都到中軍，麗卿提了那顆崔豪的首級，血淋淋地擲在永清面前，道：「玉郎認認看，不知殺不殺錯。」眾皆大喜。樂廷芳上前拜伏道：「姑娘，廷芳今日中心服了。怎的我們都戰他不過，遇著姑娘，馬到成功。」麗卿道：「偶爾僥倖，算什麼。你們都說他了得，我看並不見怎地。」少刻道：「哦，我省得了！你們大家商量通了，特地讓我去殺他。」眾人都笑起來，麗卿亦大笑道：「卻著了你們的道兒。」便向樂廷芳深深的道了個萬福，道：「樂師父，奴家是這般孩子氣，??性兒，麥稈爆仗。你有年紀人，幸勿掛懷。」樂廷芳笑道：「姑娘說那裡話來，都是小將衝撞。」原來樂廷芳起先藐視他，後見他陣上了得，也當真敬服。那麗卿見眾將這般讓，倒好生不過意，想道：「奴不過一個女孩兒家，他們卻這般敬我，都是爹爹面上，奴家越要謙下才是。」麗卿又去謝了眾人。永清大笑道：「幸虧師父與姊姊作暄，倒暄出一場大利市來。本意只為哄姊姊，卻弄成驕兵之計。」眾人都大笑。永清便傳令拔營火速退兵。萬年驚問道：「我兵大獲全勝，正要進兵攻打，那青雲山一鼓可下，何故退兵？」永清笑道：「這事哥哥不知，只管依我連退。」祥麟道：「我識得了。我願領一枝人馬在左側埋伏，待他追來，用計勝他。」永清搖頭道：「不要埋伏，快快走，少刻賊兵追來也。」麗卿笑道：「他同我爹爹一般脾氣，慣做氣悶事，別人再沒處摸頭腦。往常他同爹爹說話，我在旁邊聽，一句也不懂。不依他，又是我們違令。」當時拔營都起，風馳電卷的退了。眾人不解其意。

卻說青雲山狄雷，正同楊雄、石秀、姚順等在山寨飲酒看戲取樂，敗兵報上山來道：「苦也！四哥吃猿臂寨一個穿連環金甲的女將，追入陣來，斬了去也。沒一個人擋得住。大寨又被他兩路兵劫了，殺成一片空地。」狄雷聽罷，放聲大哭。眾好漢無不落淚。當時撤了戲筵，狄雷咬牙怒目道：「我不滅了猿臂寨，誓不回山。齊發山寨的兵，大家都去。望楊石二位頭領助我。」楊石二人道：「這何消說。」忽又一起報來道：「猿臂寨拔營都退去了。」狄雷一發大怒道：「你得了便宜便走，好道教你走不脫，速去追趕。」石秀忙勸道：「那廝得了勝，反把兵退，其中必有詐。況且吳學究再三吩咐，說陳希真那廝詭計多端，不可輕敵。他必是用埋伏計誘我們，我們去追，必中他機會。不如暫息一時之怒，我去飛報公明哥哥，起大兵來報仇。」狄雷大叫道：「崔家兄弟被他白殺了去，還這般慢騰騰地，我不就與他報仇，誓不為人。」石秀道：「既這般說，我們把兵馬先後分做兩起，倘有埋伏，卻好救應。山寨必須分兵看守。」

當下狄雷同石秀領第一撥人馬先發，楊雄同狄雲領第二撥隨後，留姚順看守山寨，旋風也似來追永清。到了鸛鵲渡，亂屍堆裡尋了崔豪的沒頭屍首，大家哭了一場，叫抬回山去盛殮。狄雷道：「那女將不知什麼名字。」石秀道：「就是所說的那陳希真的女兒，叫做女飛衛陳麗卿。那婆娘委實勇猛了得，我梁山上孔亮也死在他手，今日又害了崔兄弟。只有是他，更要備防，這廝會妖法。」狄雷咬牙道：「說起我也有些記得，那日我去接應張清，同武二撞著一個騎紅馬使槍劍的女子，兀是贏他不得，想必是此人。我如今捉住這賤人，劈屍萬段。」當時催兵進發，一路卻並無埋伏。前面探馬來報：「猿臂寨的兵馬都在伍公坡，紮下三座營寨。」狄雷也勒住兵馬，等後隊到來，一齊安營。狄雷叫兵馬略息，便要出戰。楊雄、石秀都道：「奔走辛苦了，明日交鋒罷。」狄雷那裡忍得，說道：「他也是方到，我們乘此銳氣，便去攻打。」當時留狄雲看營，點齊嘍囉，同楊雄、石秀一齊到永清營前討戰。永清提兵出陣，左有陳麗卿，右有樂廷芳、真祥麟。兩陣對國，狄雷橫擺兩柄赤銅錘出馬，大罵道：「你這小畜生，無故犯我大寨，傷我大將。」祝永清亦大罵道：「萬死殺才，你認得祝家莊的老爺麼！豈但搗你這巢穴，連梁山泊一班橫死賊，都掃蕩盡了，方泄吾恨。」正要出馬，只見樂廷芳一馬飛出，掄雙刀直取狄雷。狄雷大怒，奮雙錘來迎。鼓角齊鳴，兩個好漢並了五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只見兩口刀如雙龍戲海，兩柄錘似趕月流星。又戰了好久，永清見樂廷芳不能取勝，便拍馬挺戟殺出核心。楊雄、石秀一齊都出，這邊真祥麟也到。六員將捉對廝殺，戰鼓齊鳴。天色已晚，兩下裡只得權且收兵。

永清回營，真祥麟笑道：「今日姑娘卻恁地斯文。」麗卿笑道：「你們大家都讓我，我也讓你們一次。」眾人大笑。樂廷芳道：「狄雷果然了得，卻怎樣勝他？」永清道：「一勇之夫，取他何難。」便吩咐眾將：「明日仍用虎鈴陣。」麗卿道：「你們今日見一匹好馬麼？」永清道：「在那裡？」麗卿道：「便是同真將軍廝殺的，那白面後生騎的那匹白馬。那將旗號上寫著不知是什麼命三郎？」廷芳道：「便是那拼命三郎石秀，還有那病關索楊雄。」永清道：「這兩個便是害我家的火頭。」麗卿道：「咳，何不早說，便先結果了那廝！」

到了次日，永清對麗卿道：「今日用虎鈴陣，姊妹領正兵當先，須要如此。」麗卿點頭道：「我操演過幾次，理會得。」當時放炮出營。狄雷仍領楊石二人齊來，射住陣腳。麗卿大叫道：「什麼拼命三郎，出來與你姑娘拼命！」石秀飛馬出陣，大罵道：「兀那婆娘，老爺正要對付你。」挺槍殺來，麗卿迎住大戰。石秀雖然英雄，怎當得麗卿神力天生，槍法敏捷，自己又增出解數，無人測摸得。三四□合，石秀漸漸抵敵不住。狄雷見了，正要出馬，只見楊雄早奔上去相助。兩個好漢雙戰麗卿，兀是遮攔多攻取少。狄雷便拍馬奮錘，三面夾攻。麗卿撥馬往斜刺便走，楊雄當先追來，卻忘了他的弓箭利害。石秀在後面眼快，大叫：「休放暗箭！」楊雄急閃，弓弦響處，左臂上早著。楊雄帶箭勒馬便回。麗卿收了弓，兜轉馬追來，石秀連忙擋住。狄雷見楊雄中箭，大怒，掄錘來助石秀。眾嘍囉救回楊雄。狄雷那兩柄錘，直上直下劈進來。麗卿見他勇猛，又有石秀夾攻，聽得本陣不住的鳴金，只得回馬。狄雷、石秀也怕他弓箭，不敢便追。麗卿立馬罵道：「兩個匹夫，敢這裡來領死麼？」二人大怒，一齊追來，麗卿略迎了幾合，竟奔回陣去，那陣便退了下去。石秀道：「這廝無故收兵，恐有暗算。」狄雷道：「我們人馬多於他四五倍，怕他什麼暗算！」便回陣叫起鼓追趕。

青雲山的兵吶喊搖旗殺來，猿臂寨的兵只顧奔走。忽然陣裡擁出一彪步兵，都穿著虎皮衣服，手執鋼叉，背著葫蘆，一字擺開。只見那葫蘆裡都冒出黃煙來，委時迷得對面陣裡不見一人。狄雷恐是妖法，叫：「且慢追！」勒住兵馬，聚在一處。只見黃煙散盡，卻是一片空地，並沒一個人影。狄雷、石秀都吃一驚，正要發探馬，忽聽得連珠炮響，四面喊聲大振，猿臂寨人馬已抄兩邊殺來，賊兵亂竄，狄雷那裡收得住。左邊是祝永清，右邊是祝萬年，帶領虎衣壯士，旋風也似卷來。狄雷、石秀大敗逃回。石秀手腕已被萬年劃傷，鮮血淋漓。正逃時，只見一隊紅旗，麗卿迎面攔住。二人那有心戀戰，只管奪路而走。麗卿那些女兒郎，人人驍勇，個個爭先，痛殺了一陣。狄雲來接應回去。

狄雷領敗兵逃、回，折了無數人馬，受傷的不算。那楊雄左臂被麗卿的箭把肉穿過，取出箭桿，血流不止，臉都黃了。狄雷氣衝鬥牛。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反叫二位受傷，請回本寨將息。索性教姚順兄弟，盡起本寨人馬來，與那廝並個死活。」石秀道：「小弟不妨事，只請楊雄哥哥回梁山去，便稟過公明兄長，多請幾位頭領來報仇。姚順哥哥鎮守山寨，是緊要事，離開恐人暗算。」狄雷道：「此刻官兵不敢窺探我們，姚順兄弟暫離不妨，只留七八百人把守，不害事。」便一面差人護送楊雄回梁山泊，一面差人叫姚順盡起山寨兵，星夜來助戰。石秀那裡勸告得住。早有做細的回報祝永清。永清聞知青雲山的兵馬齊來，大喜道：「我料這賊必然中計。」便吩咐眾人道：「各處深溝高壘，休同他戰，只趁他的便。數日內，便奪他山寨也。」眾人不信。永清一面申報陳希真。

次日，狄雷惡狠狠的領了兵馬來挑戰。眾將依令，緊守不出，由他叫罵。狄雷連攻了三日，永清只同眾將高會吃酒，不去睬他。第四日，忽報狄雷差人下戰書。永清喚進來，拆書觀看，上寫著道：「狄某與貴寨素無仇隙，不知何故，興此無名之師。今狄某念兄弟情分，如肯將崔豪首級見還，情願拜投大寨，杜絕梁山。如不俯允，請出營來廝並。」永清看罷，對來人道：「梁山是我的切齒怨仇，楊雄、石秀更是火種頭兒。你主帥之言，也難憑信。如果真心，先把楊雄、石秀的首級送來，我便退兵，永結盟好。」來人道：「楊雄前日送回梁山去了，石秀尚在營裡。家主曾說，如將軍肯准講和，便將他獻出，另備花紅表禮，一切犒勞奉上。」永清道：「既這般說，我也不是生事的。你去對你主將說了，但送出石秀，我便將崔豪首級送還，再登門陪罪。」便付了回信，來人領命去了。不多時，轉來報道：「狄頭領差姚頭領來拜祝將軍。」永清吩咐開門迎接。姚順只帶□幾個伴當，搖搖擺擺進來，敘賓主禮坐下，呈上狄雷口書，寫道：「石秀那廝急切不能擒他，今晚灌醉，縛了獻上。恐不見信，先送姚順到貴營為質當。」永清看罷，大笑道：「狄頭領如此多心，我永清卻最直爽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，那有不信之理！崔將軍尊首，我已用木匣裝好，即先送歸。」當時將崔豪首級請出，點起香燭，眾好漢都拜了，當交從人送回。一面酒筵款待，姚順噙得酩酊大醉，永清教扶歸廷芳營裡安寢。

麗卿從後帳出來，對永清道：「爹爹教你取青雲山做險要，你卻與他講和，得知他心是你心？今日退兵，他仍去幫梁山怎好？」永清大笑道：「姊姊真是老實人，斬狄雷，取青雲山，只在今夜，那個說要退兵！這廝到我手裡來使乖，早哩。」麗卿又驚又喜道：「兄弟，你使甚妙計？」永清正說時，只見真祥麟來見道：「狄雷來講和，恐防有詐。」永清笑道：「待你說哩，我早已安排了。」便吩咐眾將如此如此，「大小軍卒隨身各帶乾糧，只破了青雲山，方收兵。今日下半日，各歸帳房，將息精神，準備通宵廝殺。」麗卿大喜道：「你的聰明真與爹爹無二，怪不得爹爹恁般歡喜你。」天色已晚，飽吃了戰飯，一應雜役人等，都約退□餘里。取出姚順一千人，都就帳前斬了。大家分頭去幹事。

卻說狄雷接了崔豪的首級，只道永清中計，便對石秀道：「石頭領真是妙算。」便請石秀守寨，叫狄雲取永清左營，姚順取右營，自取中路。二更時分，銜枚殺入永清營裡。撲進去卻是空的，一人不見。狄雷大驚，情知中計，急忙退兵，卻又並無埋伏兵殺出。行至半路，忽望見本寨火光沖天，數□嘍囉來報道：「不好也，吃敵兵劫了寨也。石頭領敵不住，落荒走了。」狄雷大驚，忙

催兵來救。戰鼓振天，火把影裡，永清躍馬挺戟殺來。狄雷、狄雲、姚順一齊抵敵。喊聲大起，祝萬年從左邊殺來，樂廷芳從右邊殺來，兩軍混戰。樂廷芳鋼刀閃處，把姚順劈於馬下。狄雷、狄雲死命殺條血路，領敗兵逃回青雲山，只恨爺娘生得腿短，一步跨不到。走到天色黎明，人困馬乏，半路上遇著守寨敗兵說道：「石頭領在前面不遠，山寨已被賊兵攻破了。真祥麟堵住鶴鵲渡，回去不得。」狄雷、狄雲只叫得苦。狄雲道：「我們且會了石頭領，商議投奔公明哥哥處，再來報仇。」正催兵前進，忽然炮聲響亮，林子裡飛出一隊紅旗，麗卿大叫：「匹夫留下命去！」狄雷大怒，把頭盔丟在地下，道：「便死也要殺了你這賤人。」奮錘來迎，狄雲隨後也來。祝永清等一齊迫到，真祥麟也來接應。混殺一陣，狄雲被亂兵衝散。狄雷曉得不是話，大吼一聲，往西北上殺去走了。

永清到鶴鵲渡，收聚得勝兵，會合樂廷芳、祝萬年、真祥麟，攻打青雲山。那山上把守的頭目，情知抵敵不住，開關投降。永清准降，都進山寨，到聚義廳上坐下，把崔豪的棺木抬去焚化了。打破營寨，是祝萬年的功勞；殺姚順，是樂廷芳的功勞；詐稱青雲山已破，斷截狄雷的歸路，是真祥麟的功勞。打破了青雲山，日才晌午，數內單單不見麗卿回營。永清忙叫人四下尋覓，並無下落。永清□分驚疑，不知他到那裡去了。正是：軍中英俊逍遙去，陣外風雲遇合來。畢竟麗卿去向何方，且聽下回分解。